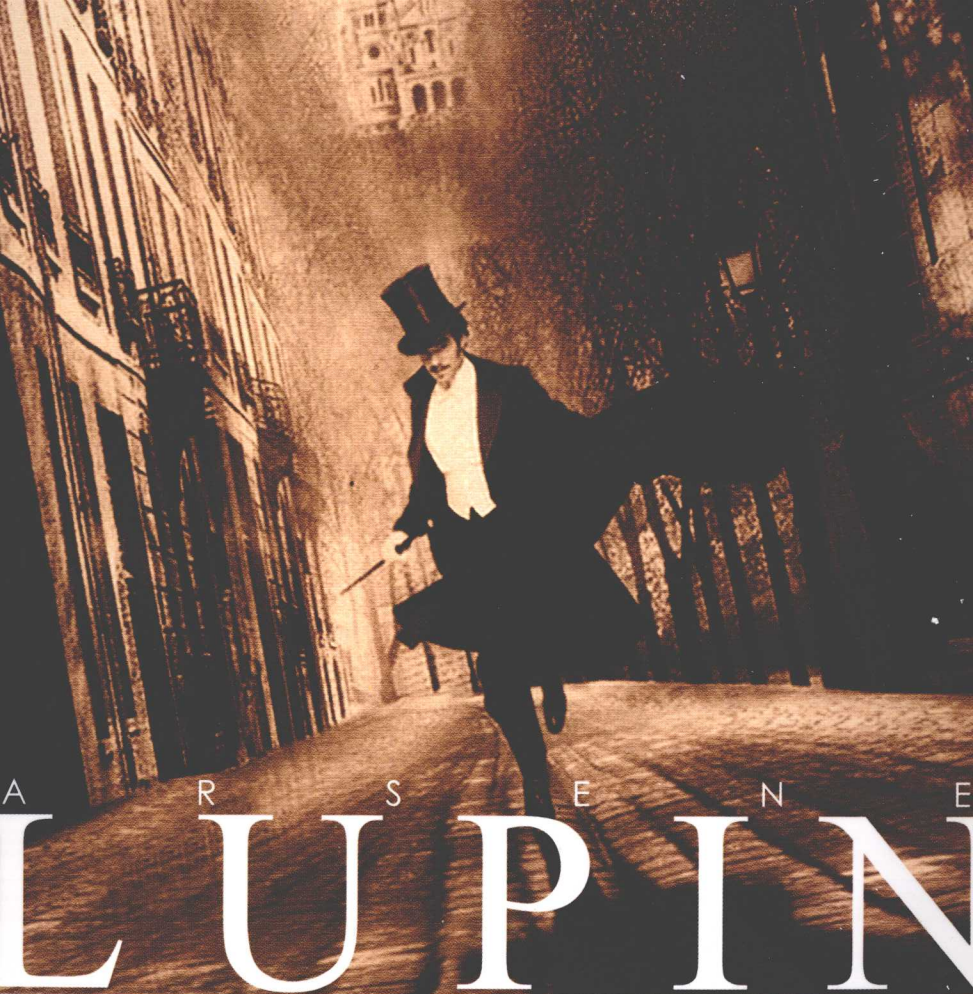




A R S E N E
LUPIN
GENTLEMAN CAMBRIOLEUR

亚森·罗平探案集

Vol 3

[法国] 莫里斯·勒布朗 著

Maurice Leblanc

李筱轩 译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



Maorice Lebulanc

ARSENE LUPIN
GENTLEMAN CAMBRIOLEUR

亚森·罗平探案集

V.3

[法国] 莫里斯·勒布朗 著

李筱轩 译 管筱明 选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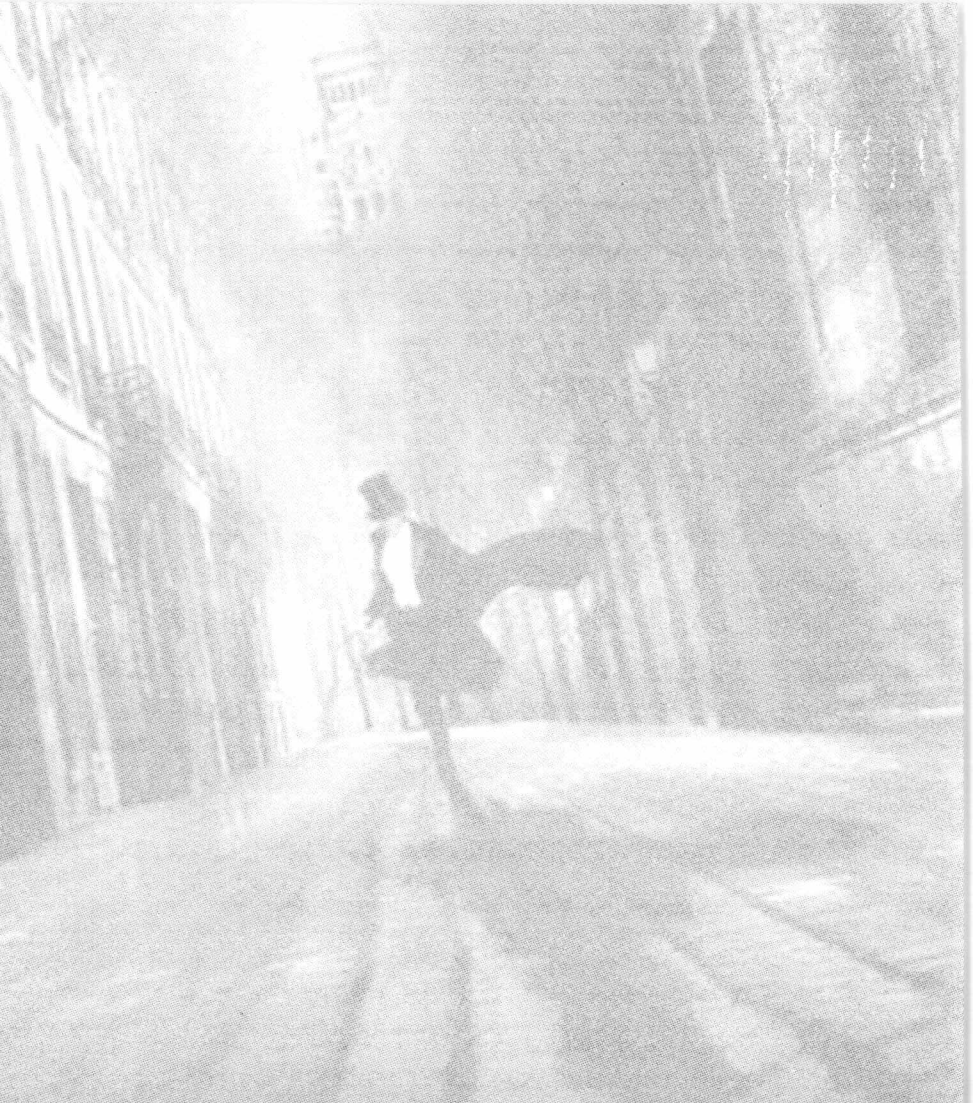
亚森·罗平探案精选(1、2、3)/ (法) 勒布朗 (Lebulanc, M.) 著;
李筱轩译; 管筱明选编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09. 9
ISBN 978-7-5447-1006-0

I. 亚... II. ①勒... ②李... ③管... III. 侦探小说-作品集-法国-
近代 IV.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06345 号

书 名	亚森·罗平探案精选(1、2、3)
作 者	[法]莫里斯·勒布朗
译 者	李筱轩
编 选	管筱明
责任编辑	施梓云
原文出版	Editions Rokert Laffont, Paris, 1992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(南京湖南路1号 210009)
电子信箱	yilin@yilin.com
网 址	http://www.yilin.com
集团网址	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://www.ppm.cn
印 刷	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	47.25
插 页	12
字 数	1084 千
版 次	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47-1006-0
定 价	78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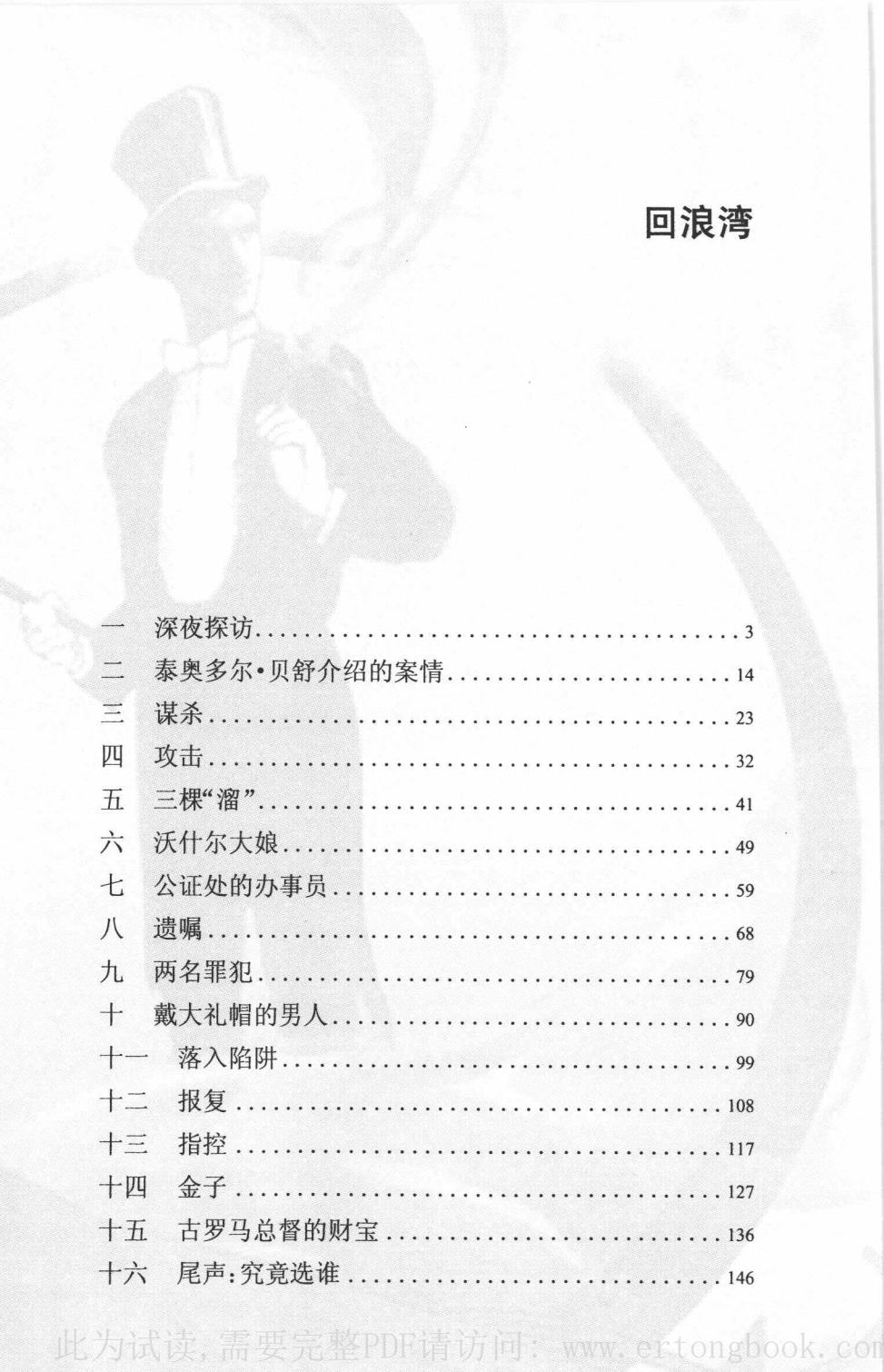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

第3卷

回浪湾..... 1

虎牙..... 153



回浪湾

一	深夜探访.....	3
二	泰奥多尔·贝舒介绍的案情.....	14
三	谋杀.....	23
四	攻击.....	32
五	三棵“溜”.....	41
六	沃什尔大娘.....	49
七	公证处的办事员.....	59
八	遗嘱.....	68
九	两名罪犯.....	79
十	戴大礼帽的男人.....	90
十一	落入陷阱.....	99
十二	报复.....	108
十三	指控.....	117
十四	金子.....	127
十五	古罗马总督的财宝.....	136
十六	尾声：究竟选谁.....	146

一 深夜探访

晚上看完戏，拉乌尔·达韦纳克回到家，在前厅的镜子前停了片刻，不无得意地打量着镜中的自己：他穿着做工考究的衣服，身材匀称优雅，肩宽背阔，强健结实的胸肌在衣襟下高高隆起。

前厅不大，但布置得体，表明这是一套陈设豪华、起居舒适的居室，只能供一个习惯于优裕生活，又有能力满足自己爱好的高雅男人居住。拉乌尔每天晚上都喜欢陷在宽大的皮椅里，抽支烟，好好休息一下。他把这种休息称之为睡前开胃酒。每当这时，他的脑子抛开了一切讨厌想法，一边随意遐想，回忆白天的经过，构思第二天尚不清晰的计划，一边昏昏入睡。

拉乌尔正要推门，忽然又犹豫起来，因为他这时突然想起，前厅的灯并不是他开的。他回来的时候，吊灯上的三个灯泡就是亮的。

“怪事，”他寻思道，“我出门以后，不可能有谁来过呀，因为仆人们都请假走了。难道，我出门的时候没有关灯？”

达韦纳克是个事事留心的人，不过他不愿浪费时间，去弄清偶然遇到的鸡毛蒜皮之事。到一定时候，各种事物的谜几乎总会自然而然地解开的。

“神秘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。”他常说，“生活远没有我们认为的这么复杂。它本身就可以从看似一团乱麻的局面中理出头绪来。”

可是，当他闯进对面房门，发现房间里靠一张独腿小圆桌，站着

一个青年女子时，不觉大吃一惊。

“天哪！”他叫道，“好一个漂亮女子。”

和前厅一样，这位漂亮女子也把房里的灯全部打开了。看来她喜欢灯火通明。这一来，达韦纳克倒可以尽情欣赏这位美女了。只见她一头金色鬈发衬着张俏丽脸庞，身材高挑，四肢匀称，穿着一袭式样稍嫌过时的连衣裙。只是她的面色紧张，眼神不安。

拉乌尔向来很讨女人喜欢，所以自视颇高。这时他以为好事又送上门来了，于是像过去一样，对这不请自来的好事坦然受纳。

“夫人，我们不相识，是吧？”他微笑着说，“我从没见过您吧？”

女人做了个手势，表示肯定。达韦纳克又问：

“那您是怎么进来的呢？”

女人摸出一把钥匙。拉乌尔惊叫起来：

“真的，您有我房间的钥匙！这可真有意思呀！”

他越来越以为，他不知不觉地迷住了这位美女，使她主动上门来了。看来这女人像只容易捕获的猎物，渴望那难得的感受，随时准备让男人征服。

因此，他带着在类似场合素有的自信，朝少妇走过去：机会这么好，决不可放过。可出乎预料，那女子后退一步，惊恐地伸直手臂：

“别过来！我不许您靠近我……您无权……”

女子脸上的惊恐表情让达韦纳克大惑不解。接下来，女子强挤出笑容，可是那笑容难看极了，还不如说是在哭，只见她全身猛烈抽搐，极为不安。拉乌尔只好轻声安慰她：

“您别怕……我不会伤害您的。您不是来偷我东西的，也不是来枪杀我的，是吧？那我为什么要伤害您呢？好了，请回答我的话……您想让我帮什么忙呢？”

女子努力镇定下来，轻轻说：

“求您救我。”

“可我不是干这一行的。”

“您好像是干这一行的吧……再说，不管什么事儿，您只要想干，就没有干不成的。”

“天哪！这可是您赐予我的特权。我要是想把您抱在怀里，能干成吗？您想一想，半夜一点钟，一个女人，又这么漂亮……迷人，在一位男士家里……您也明白，我虽然不把自己看得如何聪明，可我能够想象……”

他又走过去。这次女人没有抗议。他抓起她的手，紧紧握在自己手中。接着，他抚摸她的手腕和裸露的前臂，突然觉得，要是把她拉到怀里，她大概不会推拒，因为她惊恐过度，已经没有一丝力气了。

想到这里，达韦纳克有点兴奋，便悄悄用手搂住女人的后腰，轻轻拉了一下。这时，他发现女人惊恐的眼睛和不安的面容充满忧伤和求救的神色，便停止动作，说道：

“对不起，夫人。”

女人轻轻地说：

“不，不是夫人……是小姐……”

她立即又接着说下去：

“是的，我明白，一个女人，在这种时刻，闯进男人家里，人家会怎样想！……您闹出误会，也是很自然的事。”

“对啊，完全误会了。”他打趣道，“一过午夜，我对女人的看法就完全变了，开始想象一些荒谬事情，行事也变得粗鄙……再次请您原谅。我做得不对。这下算完了吧？您不再恨我了吧？”

“不了。”她说。

达韦纳克叹息一声，又道：

“天哪，您真美啊！真可惜，您来这里，不是为我以为的那种事！这么说，您来找我，就像许多人到贝克街找歇洛克·福尔摩斯一样，是为了什么案子？好吧，小姐，您说吧，把必不可少的情况都告诉我。

您已经赢得了我的忠诚。我准备听您说了。”

他让小姐坐下。小姐见拉乌尔心平气和，殷勤有礼，放下心来，可是脸色仍然十分苍白。她的嘴唇形状优美，像孩子的嘴唇一样鲜润，只是不时地抽搐一下。不过她的眼睛里透出了信任的神色。

“请原谅，”她声音嘶哑地说，“也许我的脑子还不是十分清醒……不过我清楚我的状况，知道发生了一些事情……一些不可理解的事情……还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我很怕……是啊，也不知为什么，我有预感，我怕……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那些事情会发生。天哪！天哪！……真可怕呀……我多么难受呀！……”

她厌倦地伸手在额前挥了一下，像是要驱走那些折磨她心力交瘁的念头。拉乌尔对她的痛苦确实生出怜悯之情，笑起来，想使她放松一点。

“您似乎太紧张了！不要这样，这没有任何好处。勇敢点，小姐，没什么可怕的。就是我，您一求我帮忙，也就无须怕了。您是从外省来的吧？”

“是的。我今早从家里动身，晚上到巴黎，马上坐汽车到这里。门房以为您在家，我按铃，可是没人。”

“的确，仆人们都休假去了，我是在饭馆吃的晚饭。”

“于是，”她说，“我只好用这把钥匙……”

“您是从谁手里拿到的？”

“不是拿的。是从一个人那里偷来的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我会告诉您的。”

“别太晚了，”他说，“我多想快点知道啊！但是，等一会儿……小姐，我相信，您从早上起到现在还没吃过东西，一定饿坏了！”

“不，我在这桌上找到了巧克力。”

“太好了！可是，还有其他吃的，我给您拿来吃了，我们再谈，好

吗？说实话，您样子这么年轻……还是个孩子！我怎么就把您当成妇人了呢！”

他笑了，也想逗她笑。他打开一个柜子，拿出饼干和甜葡萄酒。

“您叫什么名字？因为终究我必须知道……”

“等会儿……我都告诉您。”

“好。其实，我也不需要知道您的名字才给您拿吃的。也许，要点果酱？或者来点蜂蜜？对了，您的漂亮嘴唇一定喜欢蜂蜜。我的配膳室里有上等蜂蜜，我就去拿……”

他正要离开套房，电话铃响了。

“怪了，”他低声说，“这个时候……小姐，我能接一下吗？”

他拿起听筒，轻轻地变了变语调，说：

“喂……喂……”

一个遥远的声音对他说：

“是你吗？”

“是我……”他肯定道。

“总算有运气，把你找到了。”

“请原谅，亲爱的朋友，我晚上看戏去了。”

“回家了？”

“好像是。”

“我很高兴。”

“我也一样！”拉乌尔说，“不过，老朋友，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件事，一件小事？”

“快说吧！”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怎么，你还没有想起来？”

“我承认，老伙计，直到现在……”

“贝舒……泰奥多尔·贝舒……”

达韦纳克制住自己的情绪说：

“我不认识。”

对方抗议道：

“认识！……贝舒，警察……贝舒，保安局的队长……”

“啊！久闻大名，但我从来没有荣幸认识你啊……”

“你开玩笑吧！我们一起办过许多案子！巴卡拉玻璃案，金牙人案，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案……一起获得过那么多的成功。”

“你搞错了吧。你认为你是在和谁打电话呢？”

“当然是和你！”

“谁，我？”

“拉乌尔·达韦纳克子爵。”

“这确实是我的名字。但我向你肯定，拉乌尔·达韦纳克不认识你。”

“也许是的。但是，如果拉乌尔·达韦纳克用其他名字，就会认识我的。”

“天哪！请讲明确一些。”

“好吧。比如吉姆·巴尔内特，巴尔内特私家侦探事务所的那个巴尔内特。还有让·德内里斯，神秘住宅里的那个德内里斯。还要我说出你的真名实姓吗？”

“说吧。我不会脸红的。恰恰相反。”

“亚森·罗平。”

“好极了！我们一致了，事情说明白了。确实，我这个名字最光彩、最为人所知。那么，老朋友，你想要我干什么呢？”

“求你帮忙，而且是马上。”

“求我帮忙？你也要我帮忙？”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没有意思。我听你的吩咐。你在哪儿？”

“勒阿弗尔。”

“干什么？做棉花投机？”

“不是，我在这里是为了给你打电话。”

“这，可太客气了。你离开巴黎就是为了从勒阿弗尔给我打电话吗？”

拉乌尔说出这城市的名字，姑娘听了显得心慌意乱，嗫嚅道：

“勒阿弗尔……有人从勒阿弗尔给您打电话？真奇怪，是谁给您打电话呢？让我听听。”

拉乌尔不大愿意，但她还是抓起另一只听筒，和他一起听贝舒说话：

“不是专门为此来的。我刚才在郊外，没有夜间电话，就开车到勒阿弗尔来。现在准备回去了。”

“回哪儿？”达韦纳克问道。

“你知道拉迪卡代尔吗？”

“当然知道！塞纳河中间的一个沙洲，离河口不太远。”

“对。在里尔波内和汤卡维尔之间，离勒阿弗尔三十公里。”

“你想我对那里多么了解！塞纳河的小港湾！科城地区！我一辈子都是在那里过的，这是近代史了。这么说，你是睡在长凳^①上了？”

“你瞎扯什么呀？”

“我是说你住在沙洲上！”

“在沙洲对面，有个秀丽的小村庄，拉迪卡代尔就是这么叫出来的。我在那里租了一所茅屋，休息几个月……”

“和心肝宝贝在一起吗？”

“不。但我给你留了一间客房。”

① 法文 banc 是长凳的意思，加上 de sable 就是沙洲的意思。——译注

“为什么要这样费心呢？”

“出了一起奇案，怪复杂的，想和你一起来破破。”

“因为你一个人破不了，对吧，胖子？”

拉乌尔瞧着姑娘，只见她越来越慌张，拉乌尔开始不安起来。他想把听筒要过来，但她紧握不放。贝舒还在说：

“很紧急。另外，有个姑娘今天失踪了……”

“这是常事，用不着大惊小怪。”

“是的，但有些细节叫人不放心，还有……”

“还有什么？”拉乌尔忍不住叫起来。

“下午两点，发生了一起凶杀案：姑娘的姐夫去河边花园寻找她，被人用手枪打死了。好吧，你坐早上八点的快车……”

听到出了凶杀案，姑娘站起来，听筒从手上滑下去。她想说话，可叹了口气，身子一晃，就倒在长沙发扶手上了。

拉乌尔·达韦纳克刚来得及朝贝舒吼道：

“你真是个笨蛋！就这样通报情况吗？怎么？！你什么也没察觉？白痴！”

他立即挂上电话，扶姑娘在长沙发上平躺下来，并拿嗅盐来让她闻。

“小姐，您哪儿不舒服？贝舒的话没有什么要紧的，只是谈到您，说您失踪了。另外，您也了解他，知道他不是个聪明人。请您冷静一点，和我一起把情况搞清楚。”

但是，拉乌尔很快发现，在这个时候，再怎么努力也别想把情况搞清楚了。姑娘本就受了沉重打击，又意外听到贝舒笨拙通报的凶杀案情，一时还镇静不下来。他只好耐心等待她冷静下来再说。

他思索片刻，打定主意，匆匆对着镜子在脸上抹了一些混合油膏，与其说改了容，不如说改了表情。他到隔壁房间换了衣服，抓起壁橱里时刻备着的箱子，跑到车库。

拉乌尔很快把车开出来，又回到自己房里。姑娘虽然苏醒了，但浑身乏力，无法行动，顺从地让他抱进汽车，尽可能躺在座位上。

他附在她耳边低声说：

“照贝舒说来，您也住在拉迪卡代尔，对吧？”

“对。在拉迪卡代尔。”

“我们就去那里。”

她恐惧地动了一下。他感到她浑身发抖。他轻轻地安慰她，声音温柔。她没有再表示抗议，但失声哭了起来……

从首都到诺曼底的拉迪卡代尔村，只有四十五法里，拉乌尔只用三个小时就跑到了。他没有和姑娘说一句话。再说姑娘也终于睡着了，把头靠到他肩上。他轻轻地把她扶正。她额头发烫，嘴里含含糊糊地吐出一些话。

到达一座秀丽的小教堂对面时，天开始亮了。那小教堂坐落在峡谷脚下的新绿丛中，濒临一条弯曲的注入塞纳河的小河。峡谷顺科城地区的悬崖而上。后面，在广阔的草场那边，在围绕基尔伯夫城的大河上面，细长的云霞由玫瑰色渐次变成鲜红色，预示着太阳快要升起来了。

村子还在沉睡，不见一个人，没有一点声音。

“您家离这儿远吗？”他问。

“很近……那儿……对面……”

沿河有条小径，从四排老橡树中间穿过，通到栅栏铁棍间显露的一座小城堡。小河在这里拐弯，从土堤下面流到插着铁矛的护城壕沟，而后再又一个转弯，流进一堵由砖加固的高大石墙围着的庄园里。

这时，姑娘又害怕起来。拉乌尔觉察到，她宁愿逃走，也不愿回到她受过苦的地方。不过，她还是忍住了。

“别让人看见我回来。”她说，“这附近有道矮门，我有钥匙，这是谁都不知道的。”

“您能行走吗？”拉乌尔问她。

“能……等一会儿……”

“暖和一些了，您不会觉得冷吧？”

“不会。”

土堤右边，有条小径，横跨护城河尽头，在围墙和果园中间延伸。
拉乌尔挽着姑娘的胳膊，她好像没有一丝气力。

到了门口，他对她说：

“我认为不必再提问题来烦您了。贝舒会告诉我的。何况我们还会见面。我只问一句话，您是从他那里拿到我的房门钥匙的，对吗？”

“又是，又不是。他经常对我谈起您。因此我知道您的钥匙放在他房间的座钟下面。几天前，我把它偷了出来。”

“把它还给我好吗？我把它放回去，他不会知道的。另外，不要叫他和任何人知道您去过巴黎，被我带回来了，也不要让他们知道我们认识。”

“谁也不会知道的。”

“还有一句话。我们素不相识，是案件使我们偶然相遇的。请接受我的忠告，别背着我擅自行动。同意吗？”

“同意。”

“那就请在这张纸上签个字。”

拉乌尔从包里抽出一张白纸，用钢笔写上：

“授权拉乌尔·达韦纳克先生调查案情并作出符合我利益的决定。”

她签了字。

“好。”拉乌尔说，“您有救了。”

他瞧了瞧签字。

“卡特琳娜……您叫卡特琳娜……我很高兴。我喜欢这个名字。”

再见。去休息吧。”

她进屋去了。

他听到墙那边她沉闷的脚步声，然后是一片寂静，天越来越亮。她先前给他指出了贝舒住的茅屋的屋顶，因此，拉乌尔顺着林荫道，出了村子，把车停在一间棚子下面。旁边，有个种满果树、围着荆棘篱笆的小院，里面有座旧木屋，屋前有条石子路，有把磨得发亮的长椅。

在翘起的屋檐下，有扇窗户半开着。拉乌尔爬上去，没有惊醒床上熟睡的人，把钥匙塞到座钟下面，察看了房间，搜索了壁橱，确信没有给他设下任何陷阱，因为这并不是不可能的，然后下来了。

茅屋门没有关。底层是一个大房间，既当厨房又当餐厅，里面还有一个凹室。

他打开箱子，把衣服叠好放在椅子上，然后钉上一张纸，上面写着：请勿吵醒我。他穿上高档睡衣，这时一座大挂钟正敲响五点。

“再过三分钟我就睡着了。”他寻思道，“只能提出问题，没时间找答案：命运女神会给我带来什么新鲜、热烈的奇遇呢？”

现在，对他来说，命运女神有一头金发、两只慌乱的眼睛和一张孩子般的嘴。